



桐溪集 先生文

目次

~ 16  
2422  
4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碑銘

文獻公一蠹鄭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惟我東方自殷太師設教蔚然有變夷之風而寥  
寥數千載真儒者罕作在麗季惟鄭文忠公一人  
而已入我朝聞而知之者有若五先生焉先生其  
一也先生諱汝昌字伯昂其先貫河東後徙居咸  
陽郡有諱之義判宗簿寺事諱復周判典農寺事  
諱六乙 贈漢城府左尹寔先生曾若祖若考三

和  
2422  
4-4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世也母崔氏牧使孝孫之女以景泰元年庚午生  
先生生有異質左尹通判義州時先生在髫鬢華  
使張寧一見知其為非常兒作說以名之後左尹  
為咸吉道虞候拒叛將李施愛死之先生絕而復  
甦入積屍中求遺體歸葬時年十七矣服除上  
嘉左尹衛國功命官其嗣先生以父敗子榮為不  
忍辭不受奉養母夫人滯滄脩至母夫人所為無  
甚害於義不敢違母夫人亦知子之志不欲傷故  
毋無過舉子無曲順之失癸卯中進士試母夫人又

欲見決科之榮乃遊太學每夜深必兀然端坐於  
是泮中知其有思道之功益尊敬之及南歸母夫  
人方在孺染中人勸令在外候問先生不聽徑入  
未幾母夫人遘痛不越躡踊嘔血幾至滅性治喪  
不顧俗忌饗歛殯真皆以禮人甚危之而痛患自  
熄先生終無恙人以為孝感所致方伯聞其行令  
郡官辦葬具先生以煩民力懇及親為辭不受凡  
有欲助之者皆不聽乃移左尹墓同穴暮啜粥三  
年憂首杖不出廬外危坐終日不脫經帶既祥不

歸家入頭流山遑遑有如有求不得之狀人勸酒  
肉輒滂泣不肯郡守曹梅溪偉躬造勉之以為先  
王中制不敢過於是不敢辭寺正趙孝同參議尹  
兢䟽薦其學行 成廟嘉之特授昭格署叅奉先  
生陳情固辭 成廟題其䟽尾曰聞汝之行予不  
覺出涕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汝之善也兄弟  
姊妹分土田臧獲先生擇其饒薄老弱者自占猶  
有不厭其心者則復以已所得與之 成廟庚戌  
登丙科補藝文館檢閱遷侍講院說書輔導以正

東宮頗不悅即求補外甲寅出監安陰縣縣素稱  
凋弊先生首訪民隱嚴立科條擿垢疢瘳民獲蘇  
醒暮月之間恩信周遍吏民相戒莫敢欺負暇日  
招選鄉子弟之秀者親自教誨遠近聞風多來學  
坐戊午史禍謫鍾城七年无免微惡悔見於色辭  
府定庭燎之役每使星入府躬自燃火不懈益謹  
其行乎患難者如此六鎮近胡域无文風舊矣先  
生擇其可與語者教誨不倦未幾有中進士科者  
斯非過化之妙歟甲子夏四月一日易筮于謫所

壽五十有五輿歸咸陽葵昇安澗良坐坤向之原  
是年秋史禍復作其可忍書之載不數年昭雪元  
餘憾褒贈祀典愈久愈隆郡儒建書院特賜濫  
溪之號春秋用小宰享之自戊辰以後館學儒生請  
從祀文廟歲以為常萬曆庚戌秋始蒙 允八月  
賜祭於家於是先生道學之光益彰於世矣先生  
之學以瀛洛為準的讀書以窮理為先處心以不  
欺為主日用工夫不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  
令格例死不究其極求諸治縣已見其端緒矣與

寒暄金先生俱遊佔畢金先生之門志同道合許  
以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惜其微言餘論不以  
傳於世而先生平日著述又火於戊午之禍豈不  
為後學之長痛乎嗚呼彼小人者雖或蟠螭於一  
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以掩之列聖褒  
崇之恩多士景慕之誠有如滄海之深北斗之高  
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感發者不在立懦厲頑  
之後則雖使先生坐廊廟於當時其風效之及於  
無窮者夫豈或之過哉先生娶宗室桃平君末生

之女 恭靖大王之孫也生二子四女男長曰希  
稷直長次曰希高希稷嫡元嗣只有庶子如山希  
高取堂身希參之子產男為後女長適副護軍崔  
浩文子彥清壻任虎臣觀察使其次適生負趙孝  
溫生子安壽次適李賢孫生子承壽又其次適薛  
公諄生子璿彥男同知生子大民縣監縣監生一  
男一女男曰弘緒文科舉正女曰房元震察訪學  
正初娶 贈都承旨梁士衡之女生二男一女曰  
光漢生負曰光淵進士女適李皦後娶林真憲之

女有一女適郭文沈如山有子二人曰天壽桂壽  
天壽之子曰元禮亨禮桂壽之子曰興禮元禮興  
禮以先生蔭除參奉嫡庶曾玄男女凡若干人銘  
曰於皇上帝罔茲東偏日趨澆漓迺降碩儒于嶺  
之隅金聲玉姿先生之生抱負匪輕文不在茲泝  
求洛閩窮源嚼真不尚文辭潛心論討案踐深造  
要在不欺躬于孝悌達以詩禮聖賢是希晚武天  
庭兆之以行誰其泥之鳴琴十室化成期月施至  
於斯天生何意天畀何以世道之悲惟其耿光沒

世彌彰躋于孔祠濫水洋洋昇山蒼蒼不渴不隳  
能令大高山高水清不在斯碑

贈吏曹叅判曹公神道碑銘并序

昌山之曹世稱東國大姓有諱繼龍昌城府院君  
尚新羅真平王女寔公之鼻祖也至麗初有諱欽  
尚太祖神德王后女德興公主官至門下侍郎平  
章事厥後仍世貴顯為平章者八世小監者五世  
十八世至諱益清為左政丞夏城府院君七世祖信  
忠嘉善大夫江界道左翼兵馬使六世祖尚明中

直大夫德源府使公曾祖諱致慶司為院正祖諱  
孝淵禮曹正郎考諱允慎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  
左叅贊以公有宣武原從功推 恩也叅贊娶仁  
同張氏宣略將軍仲羽之女嘉善大夫都摠府副  
摠管延福君末孫之孫也以嘉靖乙巳十月二十  
一日庚戌生公于昌原府巨枝洞里第公諱好益  
字士友生有異質端厚沈重游戲笑語不類凡兒  
八歲就學不待提撕文義已解稍長不為決科干  
祿計已知有為己之學而求之於經傳之中博通

群書精究理義年十六嘗從表叔周校理博求皇極  
經世書朱子大全等書周辭不許曰此書非年少  
者所宜觀公益自刻礪靜處讀書夜必懸警警寤  
晝不終篇不就食如是數年聲華藹藹八則不廢  
之省之禮枕席之設隨漚之供必躬而不懈出則  
與兄弟友愛尤篤怡怡愉愉人無間言辛未丁外  
艱壬申遭內憂哀毀踰禮幾至滅性乙亥二月服  
闋以明宗大喪未卒哭不行禫事是年三月本道  
都憲崔滉以籍軍入昌原勅公檢督之任督納閑

丁五十名時公方遘重病不克趨走盛虐雖重丁  
額無以準數則滉發暴怒猝或加刑杖仍以土豪  
馳啓丙子三月配開西之江東縣公怡然就道  
无幾微有怨憤色途中有征西賊到謫所有幽居  
財安於命數自處泰如也於是構屋數架扁以遂  
志齋風雷堂堂南築鳴玉臺深衣幅巾日處其中  
正襟端居講讀經傳朱子大全及性理之書无不  
舌耕心究極其歸趣而至於子史諸家亦皆有以  
貫穿成誦夜以繼日於是遠近學者聞風全集公



八  
松溪集卷四  
七  
慮其无所容止則謀卜孤支山麓建院立廟拈享  
紫陽而後以退溪庶使遐方學子有所依歸遭壬  
辰之變不克就與學者等壇具位設鄉飲酒之禮  
教以進退揖讓之節又作學規導以孝弟忠信之  
道西方自是多文風皆公教導之力也謫居清寒  
屢至空乏而公略不介意人有饋遺輒辭不受  
崔滉常以非辜陷公愧悔嘗遇諸道握手而泣曰  
聞君自居江東無一言怨我我常恐酷受天殃又  
於 經席奏解頌切云壬辰之亂 宣祖去邠行至

松京特除公為金吾郎 召詣行在公追及於中  
和仍扈 駕俄命公為召募官曰爾在謫所西人  
多愛敬云可令收聚義旅守禦江灘公受命而出  
時州縣尾解邑里空虚公無如之何乃以單騎到  
成川與門人尹瑾等募卒初不滿百數月軍勢稍  
振入平壤賊陣之東身先士卒設伏要賊浹泣喻  
衆激以義氣於是赴義者日益多軍至五百餘人  
遇賊于平壤中和間屢有戰功十一月以掌隸院  
司評除刑曹正郎俄陞折衝癸巳正月天兵討平

平壤賊公亦以兵從之尋向咸鏡道留永興追北  
道撤還之賊至揚州界設伏勦賊三月有旨云  
爾自中和盡誠討賊平壤既拔旋赴北道轉鬪南  
下能致斬獲予甚嘉悅茲遣宣傳官宣賜鹿皮一  
令用表爾功爾其體予至意更加戮力五月躋賊  
南下留陣于梁山六月除大丘府使以久不赴任  
見適甲午三月除星州牧使十月被都元帥聽譖  
困辱即日棄官將出城為本州民人遮道圍守不  
得已暫住視事俄乘間跳出歸于永川乙未四月

又除折衝 宣祖嘗於 經筵問曰曹某南下今  
在何地有一宰臣對曰聞其家累飢死江東還入  
平安道即命特除安州牧使丙申有 旨云今觀  
御史李覺狀 啓爾至誠供職極為可嘉茲賜表  
裡一襲爾其領受五月以疾徑歸八月除成川府  
使丁酉三月棄官寓居安州地四月除定州牧使  
時公久病沉綿稍間謂門人曰以余病勢似不得  
赴任而國恩重疊屢以病辭於分義未安於是勉  
起就任未幾適職南還先是公先寵之在昌原者

為賊所發子弟門人以公病重不以聞至烏嶺始  
聞之即馳赴昌原為營墳塋一從瓊山改葬儀既  
畢復寓于永川郡西陶村且四載癸卯二月移居  
芝山洞蓋以厭官道而取幽邃也甲辰除善山府  
使丙午除南原府使皆以病不赴芝山之下結茅  
為屋堂池臺壇皆自命名曰杖屨游息若將遺世  
者然每日初昏仰觀天象時閱易爻而弄籌珊珊  
人莫知其所以也己酉八月嬰疾屬病猶不廢者  
書易贊之夕扶而坐取案上書乃朱子大全也謂

左右曰此冊子必以老夫不在為憾也言訖不起  
是月之十八日丙寅也得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十  
月庚午葬于郡南松青山震坐之原從先兆也今  
上朝天啓六年 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參判無同  
知義禁府事廢崇之典也公為人寬簡峻潔无一  
點塵埃態蘊嘗屢拜公於床下 公亦不以年少  
小之頗假以色辭見其道遙泉石之際常以冊子  
在手而竊服其篤學之志也蓋其一生自少至老  
心神口眼無一日不在於聖賢之書則放心何患

乎不收私欲何自而投其間哉是以心神內外罔  
不修飭動靜語默罔或愆度祭祀之禮尤致意焉  
凡百器具別有歲所婢僕无長幼皆令前期沐浴  
以布掩其口鼻然後即事至於井泉亦封而閉之  
不使外人渾汲若此之類不可盡記雖古之奉先  
思孝者何以過此公所著有心經質疑家禮考證  
周易釋解易象推說及論為學之要理氣儒釋等  
辨大學童子問答蘇黃李杜詩家句註等書而心  
經質疑家禮考證為成書其餘皆未脫藁或多散

三公先娶金海許氏縣監藻之孫癸巳終于江東  
後娶屠昌慎氏處士復振之女有賢行從公於三  
大城不敢有秋毫之近稱其為配也公於兩室俱  
无子取仲兄生真希益之子以需為後生一子軫  
死於孝服中軫生三女无子而天使公身後事无  
託天之報施一何舛也嗚呼以公之博學洽聞使  
及於強壯之年舉而置諸經幄之地以備顧問則  
豈不能有以輔導君德而措斯世於治安哉惜乎  
逆境於十七年而使不得履其所學也至其晚年

雖被知遇之恩而外焉不內其所莅歷不過州府之間而又謹其進退之節未嘗終數歲淹一州也則民未嘗究其惠澤之被矣雖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過我而後之尚論者寧不為君民而致憾於構陷之人哉然其求道之心不辭於顛沛流離之中好學之誠死間於必壯老病之日又能推其所得於已以及於人而成就之故在西則有丕變文風之效歸南則有振作鄉士之惠今其門人弟子猶不忘於後世之後既作院廡以俎豆之又

欲樹墓隧之碑以圖不朽遂來求銘余嘉其為師之誠不敢辭而銘之銘曰嶸嶸芝山碩人遺蹟劬書剡爰為善最樂翼翼廟宇碩人安靈鄉邦駿奔於薦必馨有崇四尺碩人攸哉嗣芳有石屹立千霜

唐興府院君洪公神道碑銘并序

歲壬子余為掌樂僉正公時為提調見其試藝之日親閱樂章辨其清濁高下甚精余深服其愛治之識其後就拜公第見其案上展詩傳於是又服其

老不倦書之意未幾余獲罪梶居海島後三季聞公捐館舍深以未得更聞所未聞為恨憧憧往來于中者有年于茲丙子春余以哭臨留京師數月公之孫正即君以公之行狀誌銘來示余仍求隧道之銘余雖非其人惟以嚮往之誠不可虛負遂不辭公姓洪氏諱進字希古南陽人自號訥齋又號退村唐末帝遣八學士教養東人洪其一也賜貫唐城歷麗人國朝世有聞人有諱師錫有將相才征西立偉功官至知中樞謚莊襄於公為六代

祖曾祖諱以平成均司成祖諱德演僉知中樞府事考諱仁祐生員師友退陶先生踐履篤實學尚精深世稱訥齋先生後祀沂川書院後 贈司成吏曹判書僉知議政府左贊成生員議政府領議政唐陽府院君皆以公之貴也母夫人順天金氏贈貞敬夫人平陽府院君承靈之後郡守希稷之女也胤慶配良是生公即嘉靖辛丑八月初九日也公胚胎前先生質端重目濡耳染皆在典禮年十四耻齋公疾篤公湯侍不懈至血其指以進及遭

大故執喪禮如成人甲子中進士試丁卯喪母夫人與弟迪廬墓側躬奠饗顏感哭哀鄉里嘉之庾平登第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俄薦藝文館由檢閱至奉教薦八弘文館為正字著作博士公弟迪亦釋褐同為正字南床極選世所謂瀛洲第一地望而公兄弟居之人目之謂連珠自是年除月遷歷敷清顯于內于外若卑若高能官舉職厥聞不隕若其歷官序次韓相國狀文李學士誌銘詳焉今且畧之其為副應教也與同僚論李珥忤

上旨黜為龍潭縣令公不以山谷間殘邑卑之殫心力撫字治有異效上賜表裡褒之民至今樹雙石以頌德為直提學也適值鄭汝立謀逆之獄公為問事即獄訖陞同副承旨轉右副時黨論方熾搢紳連累者甚衆公亦在捃撫中下理宣祖大王知其誣不問壬辰海寇猖獗直向京城公始得蒙叙數日蒼皇去邠公以西銜扈駕至平壤拜右副承旨屢遷至左到義州陞嘉善一隅天步庶事荒草公為禮房應接天將酬酢變禮無不得

其歡心合乎機宜及三京克復賊退南徼 鑾輿  
東還次海州 御批曰洪進久在侍從勤勞最著  
特陞漢城府判尹可先入京城賑恤諸事盡心體  
行公遂浮海入京宣布 德意多所賑活甲午以  
參鞫逆賊宋儒真獄加正憲己亥以平倭謝恩副  
使朝京師齋辨誣 勅書來加崇政癸卯以參校  
周易該解加崇祿甲辰始錄扈從功賜忠勤貞亮效  
節協策扈 聖功臣號陞階輔國封唐興府院君  
時議以封秩視三公不當居副貳地由是盡遞無

職居閑奉朝請十三年以丙辰十二月癸卯終于  
正寢年七十有六計聞輟視朝二日 賜贈吊祭息  
數備至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明年二月己未築于驪州治北桂林塲巽  
坐乾向之原徙先兆也公夙有志於學手抄聖賢  
箴戒編為冊名之曰止止方常自誦覽以為受用  
之地於經史無不貫通尤邃於禮書有質問者剖  
析精明義經一書悉究諸說頗有心得 宣祖晚



年喜講易 遂中啓發無愧良師平居必夙興與  
 櫛出就書室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惟看書養心  
 而二蓋其所養於中者如是故立乎朝施諸政事  
 者無不整整齊齊無毫髮可疑也嘗為獻納有一  
 同僚挾私意欲構陷善類公正色折之其人終不  
 僅其計善類賴以保全三八為冢宰也朝議分門  
 有即官欲引相善以樹黨者公堅執以為不可即  
 有溫色公亦去位其後即果愧詘服公藻鑑公之  
 剛方不俯仰多類此方 大駕西幸賤錄日逼

宣相命與官分朝決意渡遼兵曹判書李恒福受  
 命募從行者問公所從公曰當隨 大駕恒福欲  
 探其意故設難曰居守羈縻有何輕重陪 世子  
 而東戮力協贊光復舊物迎還 大駕此亦臣子  
 大節十分更思之公泣曰吾久居侍從朝夕左右  
 惟其所在而致死焉豈有它志迂拙書生不習軍  
 旅縱使留居有何所為惟死於吾君父側乃吾願  
 耳恒福壯其言當時願從者叅議李弼武臣韓淵  
 及公纔三人而已及後勳恒福舉以 上聞

宣祖大感動 下教曰洪進之言令人淚落嗚呼  
世亂乃見忠臣當地維已盡君父將為寄公汲汲  
之勢間不容髮夫孰料有後日旋軫之慶而不懷  
顧望之心哉彼棄夜通播之徒固不足道其他扈  
從諸臣亦莫有應募者而公獨義形於色誠發於  
中倚墻立談之間樹萬世君臣之義非其平日所  
存所養之深曷能斯須辨此哉後之欲觀公者不  
待他求觀此一事可以得公之三隅矣噫豈但為  
一代之完人而已乎公先娶坡平尹氏敦寧僉正

贈吏曹判書應奎之女婦道之外亦解文字丙子  
先公卒生二男一女男長汝栗三官郡守以亂時  
為齋即護全 御容累 贈吏曹參判次汝棐女  
適安夢弼皆早夭後娶蔚山朴氏司醞署令宜男  
之女治家主饋各有條法奉饋藻致其誠撫諸姪  
諸孫如已出有賢德甚前後夫人皆封貞敬葬在  
公之墓左參判娶司醞署直長李安道女生二男  
長有燮前僉正生二男二女次有炯即正即君也  
生三男四女男長曰景泰次曰景增景燧女長

適李暹次適朴自振餘皆幼銘曰惟洪之東魯自  
皇唐承繼綿綿愈久益昌烈烈蒸蒸征討樹績司  
成通經中樞博學耻齋有大退陶所畏累世益慶  
食報未既公承厥緒紹德惟克幼而端重長益修  
飭居家惟孝事君以直立朝半百始卒一節靈滌  
後亂盡瘁遁列早擇後違兩在欲死彼我觀望孰  
非臣子食君衣君遺君皆是立談授命公獨一人  
宣祖曰噫汝惟蓋臣子苦汝苦予幸汝幸蒼蒼自播  
越汝常隨之顛沛羈絏汝常持之况聞元臣斯啓

之辭一言凜凜令人淚落予嘉乃忠久而曰篤賜  
汝勲盟封汝棠秩河帶山礪不替不絕惟王之廢  
惟日之赫將期大考終始與國胡不勅遺奮我元  
老亦家疹瘁士林悲慄生不鼎台死有廢棠長子  
百僚哀榮兩隆驪江之北桂林之域螭首臨然過  
者必肅

月川趙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退溪李先生以道學唱東南一時魁人碩士之來  
樞衣者甚衆而先生其領袖矣先生諱禮字士敬

姓趙氏其先橫城人有諱聖仕高麗先宗朝官至翰林學士自是名公巨卿史不絕書至先庚蓋二十餘世曾祖諱胤孫司醞署直長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諱瓊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考諱大椿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三世推恩以先三貴也趙氏初移于閩府縣中移于醴泉郡參判公聖同知權受益女又移于禮安縣以嘉靖甲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于月川里萬先生生有異於年五歲在

參判公懷中口受大學十二盡學經書十五始就退溪門下受學自是縱學无不觀律身動以禮退溪先生深器重之丙午丁內艱壬子中生負試癸丑遊泮宮以家貧親老勉為舉業不得則曰吾道在此何必科為遂廢舉專意師門不懈益勤為世大儒丙寅吏曹薦為恭陵參奉不赴戊辰以館薦除集賢殿參奉赴任未幾辭還庚午李先生易簣先生暮行素三年不入內不與宴壬申除童蒙教官不起癸酉丁參判公憂廬于墓期而啜粥益

而不嘗骨立幾不能支其後政府與吏曹同議以  
學行著聞者五人薦聞先生其首也乙亥起授宗  
簿寺主簿造紙署司紙工曹佐即丙子又除司紙  
皆不就十月除奉化縣監陳辭疏不允先生始就  
任未久罷歸庚辰除工曹佐即金維慶尚都事宜  
寧縣監辛巳除高靈縣監皆不應四月除忠清都  
事八月棄歸壬午除新寧縣監亦不出甲申拜益  
德縣令在道陳疏首陳難任之意繼以豪強積滯  
之獄元惡濫抄之寃愷切陳奏又以 朝廷方議

北征為非計深以固本為得又曰三司從官以言  
獲罪後諸有北者三人此與殺之无異云言甚諄  
直乙酉除工曹佐即兼校正廳即廳甫 息核陳  
疏乞免不允遷工曹正即呈狀南歸除典牲主簿  
者再以校正廳即廳有 旨趣召者四皆病辭十  
一月又除工曹正即兼即廳如前始就召丙戌二  
月拜章乞退未蒙允三月辭還除尚瑞判官錦山  
郡守丁亥除丹陽郡守掌死者掌死兩除工曹正  
即皆不謝冬除陝川郡守始赴任庚寅辭歸行李

蕭然書冊三五搭而已壬辰除濟用僉正不赴夏  
四月倭寇卒至所向無前逼迫京都兩宮西幸國  
事無可為者先生與同執登高望北痛哭而下時  
朝廷與日本講和先生答李宣慰德馨書曰李汝  
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汝受山海之字而宣慰  
其婿也先生於和議終始為非越明年聞 車駕  
還自龍灣先生方圖起程仰望輦轂之光而以病  
未果行甲午除歙谷縣先生欲遂前日之計強起  
作行既入城以過限遠除軍資監主簿陳章

首陳身伏嶺外未得赴難 車駕還都未克迎候  
之意又曰且聞講和之說尤不勝痛憤豈有藥百  
萬之師屠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隳毀我 陵  
寢彌滿境上去而謂之講和哉古人有以一旅  
一成中興者今我 國家雖已殘破視彼一旅一  
成豈不百倍乎伏願 陛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  
撫民以為攘夷狄之本 上優答使留任先生即南  
歸 上嘉歎之令陳職十月特除奉正大夫掌樂  
院正有 旨曰目今途中進講周易而義理精微

知者蓋寡聞爾闕屋林下白首窮經從事易學用  
功最多云特除掌樂正俾參講席云以病辭乙未  
春又趣召右旨先生陳疏免五月除襄陽府使不  
赴令本道賜食物又除掌樂司贍正己亥除濟用  
正辛丑除司宰正又以經書校正廳即聽有旨  
趣召壬寅除尚衣禮賓正又以特旨陞堂上拜  
折衝將軍義興衛副護軍遷工曹參議以校正廳  
堂上被召者四皆以病不行甲辰秋特陞嘉善拜  
龍驤衛上護軍俄遷工曹參判皆不克赴謝時先

生遘疾已二朔丙午冬十月二十九日甲子考終  
于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震悼遣禮官致吊  
奠蓋殊典也泮中多士會哭用素嶺南校院皆行  
奠賻明年正月某日葬于芙蓉山南乾坐巽向之  
原從先兆也先生性謹嚴深厚踐履端實任真天  
然不事矯飾蓋其得於天者如是而早歲又得依  
歸耳濡目染皆在典禮之內發言行事莫不惟師  
之視則先生之於為人可謂不勞而成矣奉養參  
判公處省惟勤色養元方家甚貧雖甘旨不繼而未

嘗以非義干人平居未明而起整冠襟詣祠堂行  
再拜禮退坐書室對案看書至忘寢食嘗謂學者  
曰小學乃諸經之機括苟能通透是書作聖根基  
在此矣又曰大學只是知行二字爾以格致屬之  
知誠正修屬之行齊治平為推行之理如有字句  
有疑處必就李先生面稟或條列以問必通貫後  
已嘗就李先生所抄錄朱子書節要中又抄其尤  
功於後學者為一冊以備觀省焉尤愛心經口誦  
而心體之及讀皇明通記見數答貢題之事道一

編之說而始疑其為人為學乃錄稟於李先生先  
止於是作心經後論師生之間互相補益如此嘗  
覽薛文靖讀書錄手圈其要語置諸几案又取劉  
元城自不妄語始之語嘗自藥括常置小冊子書  
前賢功已訓誡之語名曰困知雜錄其於心身上  
未嘗不提撕省察恐其或墮於昏茫放倒之域者  
多此類於書無不讀無不購夜必明燭炷香讀近  
思錄朱子大全性理諸書或誦淵明擊壤集漁父  
風雅等詩聲音和杜了了可聽至於亂離避之



際猶不忘教誨曰陸秀夫在舟中猶講學朝聞道  
夕死可矣講讀不撤其於仕宦本無意年除月遷  
至於四十餘官而就職者凡幾或就之而又不久  
留每舉胡文定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之語以自戒  
故其難進易退之迹光明正大无可疑者其在山  
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則當  
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真所謂其默足以容者  
也然國有大事則亦未嘗不深憂而痛介之與西  
崖柳相國有同門之義聞西崖在領台主講和之

議乃抵書曰相國平生讀聖賢書畢竟所得只此  
講和誤國四字耶辭甚峻截先生之志業於此可  
見矣先生娶安東權氏叅奉蓋世之女太師卒之  
後也生一子三女曰龜明未成而次女長適金裕  
吉次適權嗣次適金光續嗣室有二子一女長曰  
壽明進士次曰錫明登文科為主簿裕吉有四子  
一女之善就善後善樂善女歸權蓋昌嗣三子尚  
健尚義尚富女曰權環光續二子一女確確確生  
貞女適叅奉鄭時亨壽明四子一女煦暉曉城女

適黃中敬蘊年在弱冠嘗一拜先生於床下矣觀其厚德端儀已不勝其歎服而何能窺聞其間與我今也先生之表孫金確命確誤以墓隧之銘銘於蘊年老且無文何能發幽光之萬一然金君之請義有所不可辭者謹依杖文撮其梗槩而仍為之說曰先生之美實得退溪而有成退溪之道學得先生而有光非先生何以受退溪之慶琢非退溪何以保先生之發明也是以余於先生之言行事業多畧而不詳者欲使後之觀先生者先觀退溪而得之也系之以銘曰卓彼文純我東考亭見而知之惟我先生先生之道繩墨於師先生之學淵源在茲程庭之揚朱門之張有傳有受不顯其光陶山之下月川濺濺山如不朽川亦不濁

墓碣

葛川林先生碣銘

葛川林先生諱薰字仲成其先恩津縣人自號自怡堂景晚又改枯查翁人稱之曰葛川先生屬朝太常博士諱成謹之後入我朝有諱擬仕至郡高子諱湜

別將徙居咸陽子諱千年縣監復徙于安陰縣即先生之曾王父也祖諱自麻司舅考諱得善進士真履端詳志操高潔委質林泉不求聞達娶晉州姜氏即永仁齋貞佑之後參奉壽卿之女以弘治庚申七月十五日生先生生質粹美德器夙成年五六歲伯兄染痘進士公避出隣舍先生願留救病夜則入侍晝必俟于外足迹未嘗近避所惟窈候其安否其孝友之得於天者如此稍長讀書通大義為文詞已有文章體製矣丙戌冬丁內憂廬墓下三年不脫經帶除

峯巖闈足跡未嘗離几筵嘉靖庚子中生負試為親累居泮雖在稠廣常專靜自守不為苟合亦不為崖異之行泮中諸儒皆知其有道癸丑用館薦授杜稷署參奉先生為祿仕就職明年移集慶殿參奉文明年移濟用監參奉不就乙卯復除典牲署參奉未幾辭還時進士公年已八旬先生與弟參奉公左右權侍就養無方和氣婉容以樂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用其極不徒以飲食忠養之而已辛酉夏進士公捐世先生兄弟半載湯侍哀寔不懈及其屬纊勺飲不

桐溪集卷四 二十六  
入口者數日幾危幸甦既矣因廬墓日三上食哭必  
盡哀時先生年過六十而不廢跪拜之勞雖隆寒盛  
暑寒麻常在其身服將闕縣官以先生兄弟孝行因  
鄉論報本道本道舉縣牒馳 啓明年甲子 上命  
旌先生兄弟之間後 上命選經明行修之人超授  
六品大臣主其選得六人先生其一也丙寅拜彥陽  
縣監先生感激 恩命即赴謝秋暑方酷道病不克  
行事聞 上命內醫劑藥下送仍令本道加賜食物  
且 命待秋涼上來九月有 旨六賢乘駟詣 闕

上引見于思政殿問以治道先生首以修身之說進  
曰大學以是為八條之本中庸以是為九經之本自  
上專務修身之道而勉強不已則所謂治國之道  
為學之方不待他求其言累數百餘既退 上命手  
寫所啓之語以進既赴任深以縣殘民疲為念因舉  
六條之弊陳疏請革辭極懇切疏入 上嘉之命該  
曹大臣一一舉行未幾先生辭還其後大臣議革四  
條之弊 宣祖大王新嗣朕首以用賢為急拜先生  
軍資監主簿不赴是已巳冬也旋補比安縣監引見

于便殿 上曰守令七事例也聞汝有學行如有所  
欲言言之可也先生啓曰 先王之朝嘗一引見問  
以治道小臣以正心修身之說敢獻焉孟子告滕文  
公曰夫道一而已矣小臣於今日 聖問之下不敢  
復有他說臣觀自古帝王莫不以正心修身為說其  
治效鮮有著者其病有二一則例以儒者之言為尋  
常而不加察一則無自強不息之功終至解弛伏願  
殿下勿以儒者之言為尋常而加自強不息之功  
上曰三代以後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為賢君三

君之中孰為最賢先生論其優劣既 上曰古事則  
然矣當今急務豈無可言者乎啓曰當今之弊莫過  
於民生之困悴自 上心正身修學問之功日進則  
治效自著民生自安矣 上曰此乃推本之言可謂  
至論矣又啓曰李滉不世出之賢也方今 聖上春  
秋未高聖學亦方將就如滉之賢不宜去離左右蓋  
是時退溪先生方退在田里故有是啓既退傳曰暑日  
將近胡椒賜給好去可也既之任明年辭歸萬曆元  
年除知禮縣監以疾辭不赴改授宗廟令又不赴俄

陸掌樂院正勉起赴召十月除光州牧使先生引年  
辭避 上不許乃赴任州民患賊後不均先生即改  
紀田簿以均其後民甚便之其他病民之役或減或改  
者甚多在州日具冠帶早衙晚罷若一日不仕心常  
歉然越二年甲戌辭還乙亥冬 上賜食物先生具  
封事以謝畧曰齊宣王見斃釀之牛而有不忍之心  
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 殿下聞山野一民之  
窮而惻隱之念已動於宸衷其仁民愛物之心視齊  
王奚啻千萬然推廣擴充之術在 聖上學問中事

爾不可不致其力也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又曰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伏願  
殿下因此心之發而推廣之又舉禹湯泣辜祝網之  
事曰夫禹湯之所以能推是恩以致其治者由是心之  
有其本也漢唐之不能推恩未免苟且之失者亦由是  
心之無其本也臣於 先王之朝常被召於便殿問以  
治道之要屢以正心脩身之說為獻及 殿下臨御  
之後引見便殿又屢以正心脩身之說為獻今此推恩  
脩本之說亦莫非正心脩身之事也未附籍軍搔擾之

弊曰其禍之烈無異於項羽符堅之所過此其言其詩  
為御史者刻督之慘也士論偉之疏奏 上深加嘉獎  
丁丑拜授掌樂院正辭不赴 上命賜食物又封疏進  
謝仍以兩界癘疫之變兩南凶歎之災反覆陳戒曰臣  
觀今日生民之勢自經軍籍如羅兵禍加之以天災時  
變至於此極使聖人臨之則將撫摩存恤之不暇而今  
日朝廷之政令盡出於擾民侵民而無一毫愛民恤民  
之心者臣不敢知此何為者也時適有量田之舉又有  
豪強摘發之命先生隨事論列極陳其不可成宣秋又

賜穀米進箋以謝壬午夏特加通政為掌隸院判決事  
即上章辭免曰極陳軍民之弊納之曰嗚呼人主一心  
萬化之源也萬事之本也駭牝三千實由於衛文之棄  
心塞淵思馬斯臧亦由於魯僖之思無邪畜產之繁似  
無關於人主之一念而詩人之詞如是詩人豈欺我哉  
董仲舒亦以人君一心為正百官萬民之本嗚呼百官  
既正則安有肆欲而剝民者乎萬民既正則安有逃役  
而離散者乎孟子曰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伏願  
殿下勿謂吾治之已足而益致其勤勿謂吾忘之已正

而益致其敬公論之發必舍己而後人用人之際必難  
慎而和一視民如傷用顧畏于民則彼數者之弊無  
足道矣 上優旨嘉之不許辭資由正月壬寅以疾  
終于外寢享年八十有五先生之病本道先已馳啓既  
卒數日 御醫覈藥求計聞上命致別賻四月己  
酉葬于家北子坐午向之原後先兆也嗚呼先生之德  
之美已備於誄狀中小子何敢有贅說茅以所聞於  
親炙之賢者為之說曰天以雲錦之美賦身先生先生  
受而箴之身自少至老八十餘年不污不毀全而歸之

此知德者之言也惟其所受者厚而純故所發者粹而  
懿以之發於容貌辭氣之間者盎然溫柔粹然清和不  
以稠廣有所矜持不以幽獨有所怠慢持敬不為拘迫  
存誠無間內外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矣以之居家則事  
父母竭其誠處兄弟篤其愛仁宗族恤孤窮出於至誠  
以之處鄉則親親敬老務以忠厚鎮俗口未嘗言人過  
故人無賢愚無不服其德以之事君則啓沃之辭疏章  
之言粹乎一出於正而無功利雜伯之術皆源於孟子  
非仁義不陳朱子所學四字之義也以之治民則先正



已以學物披烟幅以得民不以駭俗悅民為能而民自  
愛之孟子曰有本者亦若是蓋先生既有其本故無往  
而不達其源焉雖然先生豈是依本分做樣底人觀  
其終日端坐無所偏倚貌未嘗不恭色未嘗不莊起  
居坐立必端嚴庸言庸行必謹慎平居未明而起盥  
櫛冠帶對案觀書倦則瞑目隱几起則復執卷常不  
釋手夜久乃寢至老益勤常與分先生早夜相對談  
義理討論經史豐豐不已蜀川之西卜築書堂以為後  
生居業之地先生杖屨來往充然有自得之趣常謂後

生曰吾自以每追思前日所為未嘗不兢惕又曰人要  
使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可也其遷改自新內省不  
疚之功無愧於遠環溫公之風矣先生所與遊從者皆  
一時名流與盧玉溪先生夙有契許之分不以年少為  
疑於南真曾先生尤加畏敬與退溪李先生相得如父  
要為文章得於歐者為多故浩浩若江河之流動真  
出無窮文集盡失於兵火今其存者無幾焉嗚呼天之  
生先生固有其意使之坐乎廟朝進退百官出入左右  
輔導君德則豈不能克殫其君民哉惜其道與時違下焉

不尊晚年雖有可行之兆而不過極細百里之間忽忽監  
署之任則曷足以展布其萬一哉惟幸鄉人好德之心  
久而不衰配享先生兄弟於一臺文獻公之廟而俎豆  
之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興起者矣先生娶高靈秦則氏即  
司憲府掌令潛溪先生好仁之孫其考進士諱瑗其妣  
昌寧善氏即忌機堂漢輔之女夫人性醇謹佐君子無  
違行先先生十三年卒子男三人女一人男長二人皆  
夭女適郡守李求仁亦早歿無嗣次男承祚娶訓導  
慎准之女生三男四女男長曰真憲次曰真欽次曰真

憲真憲娶士人河世寶之女女長適士人周國新真欽  
娶士人慎希讓之女真憲未娶次女適同知韓訥有子  
女若干先生沒後三孫者皆無子而逝真憲只有二女  
鄭弘緒孫綽其婿也弘緒妻無嗣而天只有一女適郭  
文浣綽有子女之復之燕餘皆幼先生家婦閔宗祀無  
主取先生仲氏之孫真懋為後真懋娶士人河憐之女  
生子女男汝柱汝樞汝樟汝梧女幼真懋以先生隱道  
之銘托於蘊父矣荏苒年時迄未有成常擬謝芳遠山  
復理舊所讀庶可保不朽之傳不意今者國運不幸

寇戎猝衝陪 至尊入孤城危且迫在斯暮一死不足  
恨而深以未得贊揚名賢事業為懼砲石之中謹掇  
其梗槩如右而繼以銘銘曰屹彼德岳峻極乎天釀靈  
毓秀生我名賢我懷伊賢至潤金精江河之量鸞鳳之  
形春風生席和氣敦薄惟孝惟悌居家之政曰忠曰信  
本然之性誠以接人敬以持身研窮性理探討典墳卷  
不釋手老而猶勤知非遷改伯玉之風對人無愧君實  
之功入而事君蓋被朱學出而後民春露雨澤天既富  
與胡不大施栖栖百里白髮乘邊濛濛丘壑自怡則

樂飲而不咸為時可惜然而先生之道不以窮達損益  
先生之風不以存亡熾熄守不移谷可變先生名号如昨

泥馬李公墓碣銘

利欲之陷溺人心又矣士之稍知自好者亦不免  
相率而落於玩愒惟能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洒然  
獨脫者吾於星山李公諱屹字山立蘆坡其號者  
見矣何謂內在我之良貴是也何謂外在人之富  
貴利達是也公自早歲以文詞名於時一舉而魁  
鄉解中司馬其於決科第拾青紫宜若拾芥而以

親老不欲離側承家嚴諾遂廢舉業以終服專  
意養親怡悅之色涓澹之養靡不備至使其親不  
欲以祿養而惟以養其志為樂一家慈孝之風謂  
然及溢茲非重乎內者歟公於為善勇若貴育於  
利與名畏避退處如物夫然不求聞達不趨聲勢  
居窮守約不以屢空為憂見人富貴如視土芥無  
一毫歆羨之意惟以冲澹養其心山水娛其趣嘗  
作三公不搜此江山賦以見其志又嘗詠懷曰憂  
身處世謀殊拙求利求名計亦疎有人來問前途

事笑指浮雲過太虛茲非輕乎外者歟惟其先立  
其大者故凡所以持其身處乎鄉接乎朋友者無一  
不可對人言者其性和而毅其行厚而方其言訥  
而其心敏其外朴而其內明城府洞豁處事勇斷  
不為崖岸不喜苟合嘗曰吾常以公字指畫掌上  
處心行事念念在此又曰心平者無是已非人之  
心惟求義理之當否六曰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  
理而後可以處事嘗見一儒生好為朋黨之論曰  
是未嫁處子向人妬忌極好笑也見人之善如就

芝蘭聞人之惡如避蛇蝎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  
至於判義理明是非截然有不可犯者性喜觀書  
老而不衰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經傳子史無不周  
覽覽必強記手書先賢箴銘畫書為一卷置諸几  
案曰學者於此誠能心得而體行之一生受用不  
窮矣尤善教人自一家子孫暨鄉黨子弟無不隨  
才誘導多所成就何其言行之懿且備也蓋其本  
源澄澈取舍分明故無徃而不達其原先儒所謂  
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者公其庶幾乎公之孤

葵公訖即以書若狀徵銘於余曰知吾父宜莫如  
公銘其勿辭余受而讀讀未了法然以悲仍按其  
狀公系出星山高麗碧珍將軍念言之後歷十六  
世有諱約東官至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贈謚平  
靖公封清右更是公五世祖也其子諱承元折衝  
將軍曾祖諱有良忠武衛副護軍祖諱通忠順衛  
寔生忠武衛副司果諱賀生即公之考也能聽其  
子懷才廢舉其志操蕪靜可想其配廣州李氏廣  
平君諱能之後也海南縣監諱順祖其大父也忠

武衛副司直諱士訓其考也公生於嘉靖丁巳六月三十日辛亥卒於天啓丁卯二月二十日丁巳去生之年七十一歲葬得是年之三月十七日甲申原卜蓋坡辛坐乙向之崗寔公之晚年卜築地也公娶中直大夫宗簿寺僉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迺安李求仁之女生三男二女長曰會一進士次曰養一俱有文名不幸早世次曰審一女長適進士成鑄次適士人趙任道會一娶尚山金氏贈戶曹叅判勸之之女生二男三女男曰壽楹曰壽樞

女長適辛東望次適鄭耕次幼養一初娶學生朴昌道女再娶主簿金洙女俱無子取兄子壽樞為後審一娶士人鄭以禮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壽樞女皆幼成鑄有四男一女男曰瀟永曰深永曰公子審一謂我知公真知乃公心者也顧余窮祿于朝有年于茲無氣力未能以公名載薦書敘賢之罪其可辭乎今季春赴難江都忝入西銓始以公擬翊衛司洗馬幸蒙 恩除此非吾友所屑且

也老病甚知其必不能出而惟以小贖吾罪為幸  
 俄聞公計余痛曷窮嗚呼吾尚忍銘也夫銘曰天  
 罪公器瑚璉之羨公能受言不敢失墜入孝出悌  
 養其根也幼書樂善發其文也恐其汚也絕慕榮  
 利恐其瑕也安受命義有寶如斯胡不以試藏名  
 責跡白首丘壑在公則樂為時可惜蓋坡之尚  
 龍川在傍公茲宅之萬世無傷

贈左承旨慎公碣銘 并序

余少時則聞楸林有隱君子慎公者得一時名譽

甚然余漕無知實莫知其所以得名譽者何事稍  
 長見先人為堂姪紐而作祭謂陽文於是始得其  
 為人及今見公之行蹟若干條然後益知其所以  
 知而又以服先人不溢羨人如此謹按其狀公諱  
 字 居昌人有諱以襄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寔公之五代祖也曾祖諱成終通訓大夫  
 龍津縣令祖諱汝行通訓大夫忠武衛副司直考  
 諱文英 贈通政大夫工曹叅議娶與海崔叔梁  
 之女生公子加祚里第年四十八萬歷癸未五月

十一日暴卒正寢鄉隣之知與不知莫不痛惜之咸曰善人亡矣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于龜山先壠之下余嘗觀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其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試以六行較公之行事蓋無一之不備焉公早喪厥父母常以不及養為憾祭祀必盡誠敬物品必致豐潔三七散致之齋罔不如禮牲餘羽毛之細罔或棄擲茲非孝歟兄弟三人如手如足仲兄貧不能為家公營治宅舍十餘架以居之春秋制節衣以衣之每月旬朔相載穀

米以供其食茲非友歟兄弟之子無所歸者俱收畜之宗族之窮不自存者皆待以舉火可謂曰睦婣之適人者死歛葬之具皆自公辦其孤之無依者携育於家衣之食之又教之蓋棺乃已可謂曰婣又况朋友之交貧窮之恤乃出於天性者乎嗚呼有此六行之備而終不為世知與草木同腐豈非當時造物者之羞公沒之後四十二年以公之子憲錄原後贈左承旨天之所以施於公者止於斯耶公娶通政大夫鄭鵬之女諱智耘之曾孫



諱成璧之孫夫人性行坦率無偽事公謹每相見必起而致敬所以成公之行高公之名者未必無助云生四女一男長女適郭履常次適林真懿皆無後死次適柳德鳳生二女申景棹成好信其婿也次適文緯縣監生一女二男其婿曰羅以道子曰敬後曰忠後子憲中武科再為縣監娶文繼宗女生子曰震龍夫人之歿在萬曆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其葬在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同壟而異其墓余宗兄絰即公之甥而前所謂其孤之無依者

也錄公行蹟與憲謀曰吾舅之德行而墓碣不刻久埋吾朝夕八地終歿吾舅之名死且難瞑相與來請曰願得直而不華之筆余曰末之蘊也何足以形容潛德第蘊之服公久先人之知公深吾兄又不忘教育之恩生事盡其誠死葬極其力又能罔不朽治石徵銘銘可辭旃銘曰積而能散富而能分古聞其語今見其人友于兄弟仁其姪甥民鮮能之公則優行與夫婦處相對如賓交朋友善敬而無矜懿哉夫公何德之備雖曰未學學也在

是名不薦書讎歸於時季未半百理亦難推爵之  
松栢龜山之陽歸然片石垂曜茫茫

贈戶曹叅判鄭公墓碣銘

并序

余弱冠遊學洛中僑寓乾川洞蓋嘗聞公之名矣  
今垂五十季而公之胤愈知公以公行蹟南投六  
百里外求銘於余余於愈知公故也不敢辭公姓  
鄭諱謹字君擇東萊大姓文道之後高麗贊成穆  
乃其遠祖也奕世軒冕族甲三韓曾祖諱有義縣  
監有學行祖諱球以己卯名流官至宗簿寺僉正

坐士禍廢退其後累以官徵竟不就閉門死有垂  
隱集行于世考諱希登乙巳名賢也性剛方正直  
以掌令論事不少撓大為群姦所嫉受禍之慘甚  
於輩流諸賢故判書許箴誌其墓歟愈使李繼洪  
之女以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生公于京城  
濟生院洞第生三歲失所怙幼不好戲押稍長志  
學就明師韓恂 卒業歲壬申以里選受繕工監  
監後壬辰海寇侵突 宣祖西巡公徒步 扈從  
行到開城移拜金吾即到平壤陞主豐儲倉簿到

定州特除本州判官以便將母之養公問親老無兄弟因寓關西朝廷念其勞連除江陰金浦兩縣監皆不赴專意侍奉雖流離中甘旨不乏庚子陞授礪山郡守後守天安楊根兩郡入為掌隸院司儀漢城府判官議賓府都事歷刑曹正郎掌樂軍資軍器倉正守廣興倉經歷中樞府以年滿八耋陞通政甲子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于抱川之農舍年八十二得其年八月二日葬于其縣溪流里酉坐卯向之原從新卜也公溫謙樂易與物無忤奉

先以誠恤宗族無間遠近孤而無依者收養教誨無異己出好施與無所靳怡於趨勢拙於求名宣祖幸還錄功公以終始扈從見忤於元勳一人不參正勳公不以介意以原從卒後例贈嘉善堂誠子弟曰窮達有命勿以得失動念忝先祖頃在凶歲公以米斛買宅舍既聞親戚呼飢告急者公曰買宅為子孫計也忍使諸族飢而死乎遂還其宅取其米分賑以活之至於道路死者多所施活公凡再娶先娶德水李準之女左議故李符之

孫也無子女後娶晉州 贈叅判柳秀薰之女得  
婦道甚生一男一女男曰之經已酉司馬丙辰文  
科官至通故文適朴自疑生四男廷驥廷麟餘幼  
之經娶晉州左叅贊姜紳女生一男二女男曰拭  
進士娶監司李昌達女女長適柳基善生三男一女  
皆幼次適宋時詰生四男銘曰惟公之先趾義累  
世公會祖考行高位細懿哉垂隱濁世清流憂說  
閉戶不就徵搜霜臺風節禹門一柱身死讒鋒名  
流千古猗歟父子已卯乙巳公承世光厥聲不墜

後步從難筮仕之初壬嘉乃誠月遷歲除翔于即  
署歷于郡縣年至耆始乃蒙例典叅勲增秩貫享  
泉扁公有子孫既顯且成蘊而必發其在於斯銘  
于墓石以昭無期

處士林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林氏諱承謹字可省其先恩津人有諱成權  
太常博士是為鼻祖曾祖諱自麻司勇祖諱得蕃  
進士踐行蓄德紹開厥家有二子長曰薰以隱逸  
被薦歷官至掌隸院判決事人稱之曰葛川先生

次曰英一命為迺恩殿參奉早世不大施是為瞻慕寔公之考兄弟俱以孝行樹雙門其間孝友之純學問之邃為世師表并配享文獻公鄭先生廟宇公胚胎世先濡染詩禮不待提撕勸飭而德冠夙成文詞日進及長志為子奉事盧欽之門盧亦光山名族學於南冥曹先生聞道甚早貞介不俗自號立齋公得於天品者甚美而濟以家庭之學觀感於外舅者無非禮義雖欲不賢得乎容儀端雅性行剛潔如玉之潤如金之鍊望之可愛即之如

就芝蘭立齋公性簡元於人小許可雖親子弟苟有過失未嘗比數容賞獨於公愛之重之終始無退一言家居衣帶必飭雖家人未嘗見其肌肉兄弟有四人曰承順承信承厚公於倫次為第三皆有文行友愛交至怡怡如也每晨昏定省成列而坐務欲得親心之歡不幸兄弟二人相繼夭逝哭泣之哀襄經之制無不盡其情禮歲丁亥公中發解遭弟生負公之喪既葬人勸其赴試公終不肯居外寢以終月數與朋友交愛而能敬至見其有

非誤則峻尔不少撓雅好山水或值良辰携朋共  
討掃石題詩吟哦暢懷樂而忘返公生於嘉靖庚  
申十一月十四日歿於萬曆己丑十月二十一日  
得季纒三十惜也翌年某月日葬于安陰葛川之  
北壬坐丙向之原公配盧氏性行嚴謹事父母以  
孝奉祭祀以誠待親戚情意交盡御婢使恩威並  
行後公三十四年天啓壬戌七月三日終于三嘉  
大坪里之第明季正月十一日葬于縣北林谷雞  
鳴山辛乙其坐向也公有一子二女男曰真憇中

壬子生負持身謹重學問不怠士友多重之姪龜  
岩李禎之孫主簿虎變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士  
人宋翊生三男四女次女適判官尹左辟無嗣而  
夫生負公造余請曰吾生不幸四歲失所怙今垂  
五十年平生行跡沉泯無所傳知吾父宜莫如公  
盍銘諸余曰子言是也余雖不文不敢以所知者  
隱於子是以銘銘曰世德之積公應而生才明而  
進行修而成若有以為胡遽夫喪仁壽無徵善福  
或爽天化已定有子有孫碧梧鸞鳴芳畦蕙孫公

三不三公富必發謂言不信規此銘碣

長水縣監鄭公墓碣銘并序

河東之鄭為世著姓有諱國龍仕麗朝贈廷靖大  
夫密直副使寔公之鼻祖也其後徙居咸陽季代  
不可詳也而自版圖判書諱之義以下墓在咸陽  
咸吉道兵馬虞候諱六乙死於李施愛之亂 贈  
嘉靖大夫漢城府左尹於公為高祖 贈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謚文獻諱汝昌世稱一蠹  
先生乃東國五賢之一也從祀孔子廟庭於公為

曾祖祖諱希高 贈戶曹正郎考諱彥男以武功

爵階同知正郎無子取以為後生父曰希參縣監

祖曰汝寬生負乃文獻公季弟也同知娜彥陽金

氏諱重以之女以嘉靖辛亥八月十三日生公公

諱大民字中立季二十五初授東部叅奉蓋用象

賢之典也移永崇文昭集慶三殿叅奉俄陞軍資

監奉事直長主簿轉司憲府監察掌隸院司評丙

戌冬除雲峰縣監辛卯春除谷城縣監甲午夏為

長水縣監此公之歷官序次也公常自言曰我之

通籍實荷賢祖先餘蔭若欲因以肥己我則非人  
將何以有辭於地下乎是以在所多以清謹名其  
在雲峰廢鑰銅鬼朔捧之規秋毫不敢有所近在  
谷城尤得吏民心灾傷 御史謂公無援于朝欲  
勒置劾 啓中士民間之來集者幾十餘爭訟公  
德政不從則盈庭溢街痛哭呼訴御史不得已寢  
其劾在長水遭歲大凶有鄉里故舊質白金求糶  
倉穀及秋當糶其人欲以其銀當其債公曰我活  
故人故人欲以汚我耶即以銀錠還之封誌宛然

其人赧而退歲丁酉公方家食值倭鋒再動三邑  
以都體察分付當八黃石山城公扶老幼八城及  
城陷公二親俱罹凶刃公即奉體魄權厝于先塋  
之側仍留不去人皆謂既已權安當小避賊路以  
為後日營葬地公泣且言曰不肖既不死親尸傍  
死有餘罪况敢私便其身曷就乾淨地求活於是  
者守益勤經冬不小離戊戌二月十日沿海縱掠  
之賊果不意衝襲公乃死之以其年十二月某日  
葬于郡北邛山辛坐乙向之原嗚呼公承大賢之



後宜有餘慶之及而連世俱不得其死天之報施一何忍此可哀也已公歟郡守林希茂之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弘緒登文科繙試成均館學正初娶贈都承旨楊士衡之女生三男一女再娶士人林真憲之女生一女女曰房元震察訪生二男二女學正長男光漢生負次光現早次光淵進士光漢娶鄉人朴歲之女有三女一男女長適李商英餘皆幼光淵娶叅判朴明楸之女有二男三女皆幼女適李儼有二男坳塚季女適郭文浣察訪之

子曰明煜進士娶梁士悵女有三男二女皆幼曰明燿生負歟沈沂源女時無子女長女適李悵有男女若干次女適金廷無後內外孫曾孫男女三十餘人噫多矣哉已定之天其在斯乎是為銘銘曰文獻之祀惟公是承廉平之故惟公是能位卑無年何命之屯惟公之死死於其親死而無愧其死猶生有或不信請考斯銘

朔州府使卞公墓碣銘 并序

崇禎十季卞君昌後袖其先人事蹟抵余窮山請

銘其墓按其狀公諱潭字明叔其先草溪人始移于密陽曰以為實又移于陝川終移于居昌居居昌且三世有諱高績生負生政承諱源是生侍中諱玉玆是生大匡輔國諱仲良世襲崇班下遂大著韓國生叅議諱乙明叅議生孝生孝生申甫申甫娶東萊鄭氏萬戶嗣宗之女生生負諱璧於公為曾祖廉潔純孝篤學不倦中丁卯司馬時朝廷設賢良科公被孝廉之薦不起竟免三不黨禍人稱先見之明娶南平文氏無嗣後姪延安李壽

昆之女生叅奉諱友誠叅奉娶延安李國柱之女後娶順天朴址之女生希琇性頗孝順奉養不怠與兄弟友愛尤篤為明廟方喪三年又為其師心喪鄉人稱之娶金海裴氏應秀之女以嘉靖己未八月六日生公年十四丁外憂十七遭內艱以早喪父母終身疚痛每值先忌輒涕泣悲哀事季父如事父年三十三中武科歲壬辰海寇颺至州郡瓦鮮公佐金義士沔幕下有戰功多招諭使金公誠一上其馘數即除部將又令假守閔慶縣尋即

真縣境新剽於兵加以飢饉餓殍相望公於衙  
舍前設釜鼎十餘取松栢皮和豆屑以救之又請  
於天將得粟以賑民甚德之公在梁山寺賊鋒突  
至公倚寺門射賊舍簷不絕賊不敢近癸巳間土  
賊大起公以討平為任而患兵食不繼乃請於湖  
西伯得其助於是設策追捕梟賊妻餘皆諭以赦  
不誅明日賊黨來服送其魁中衛將鄭起龍鄭坐  
受陞遷之賞而不及公公無纖毫忿爭意人以此  
多之戊戌承體府命接伴天將于居昌加祚縣壬

寅除武無宣傳甲辰拜巨濟縣令乙巳罷歸戊申  
又除武無庚戌拜月串僉使壬子西海水賊犯江  
華末島公被成長誣訴繫喬桐嶽李相國德馨知  
其寃赦解之癸丑出守渭原郡勸民農桑一境安  
堵甲寅監司命公推碧潼守攘棄之杖公執法不  
撓竟以此見罷乙卯拜朔州府使所至有治聲方  
伯聽諛言置下考民至出涕曰吾父母去矣吾屬  
安依自此不復求仕退而家居日與士友相徵逐  
事漁釣丙寅春以疾不起寔三月二十五日也以

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坐某向之原從新卜也公娶善山金公翼之女生一男三女男即昌後娶星山李鸞瑞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惟幾次惟斌惟章惟亮女幼長女適竹山朴妓生一男二女男曰汝增娶夏山成鎮之女生一女不乳女道士人朴曼次適士人趙咸晉次女適夫人李蘭美生四男二女男曰光英娶鄭四岳女生一男次曰光獻餘皆幼末女歸士人尹思任生二男三女皆幼嗚呼余之見公舊矣奚獨狀文之為據而得之也其容溫而無悖其言婉而無忤其見於行事者直率而無矯飾是以歷典五邑而民追慕之從事戎陣而無矜伐之色居家處鄉則人無怨惡之者至於出義穀而周親戚之貧窶買祭田以助宗子之供祀尤人之所難能皆不可不書既撫其實而繼以銘銘曰泯泯之容鮮不鹿狂孰如公之貌恭而且良赴赴之志多悍猛孰如公之心和而無競帶武之名服儒之行是以有譽慶者無愧吾銘

刑曹正郎李公墓碣銘

并序

余之識公面蓋多矣顧未嘗合席切磋是以不甚得其為人萬曆戊申偕觀國光抵京邸適遭患難將罹一網之打多士涵懼鮮不失其所守公獨終始不勤余於是服其有鎮重之量後七年甲寅余以言事謹罪微纏拘囹圄五朔時人莫不欲殺之公獨保護周旋如抆焚拯溺余於是知其有急難不撓之操余幸不死遂榕于古耽羅大靜之縣越七年庚申公欲直文公景虎之寃通文一道為舍沒者所射流于海西之白翎島是何吾二人遭患患之每同

時耶公在白翎以白翎誌一篇投余其文記本島風土甚詳而無一毫憂愁閔厄之意形於文字間余於是益信公之所守果有異於人者天啓癸亥今上反正余與公俱被恩赦余以司諫赴召公以杆城郡守入肅遇於旅舍相對出肺肝居無何余遷職歸寧公亦為人所泥不赴任與之偕轡而南越七年而公逝矣又七年而公之表孫成君昌李將碣其墓求余為圖不朽嗚呼吾尚忍銘諸公姓李氏諱大期字任重其先全義人也高麗太

師棹之後後十三世有諱純全同知中樞府事於  
公為五世祖也曾祖諱昌胤掌令祖諱公輔縣監  
考諱得資不仕追贈正正娶黃江李希顏女以嘉  
靖辛亥二月三日生公年十六七文理大通就學  
於守愚崔公仍出入南冥曹先生之門蓋先生與  
黃江道義交也視如已孫特加提撕由是聞吾儒  
性理之學非特為舉子業而已庚午丁內艱公年  
始弱冠執喪無違禮辛卯丁外艱廬墓下明年壬  
辰海寇侵突連陷三京 驚輿西巡命令不通公

自念民生於五事之如一今 宗社危矣君父急  
矣不可以常禮處之既練乃募集鄉兵與郭再祐  
諸公互為聲援把截洛江上下使賊舡之往來者  
有所畏憚而莫敢肆洛右若干郡縣賴以乾淨為  
他日中興之基公亦有力焉 宣祖駐駕龍濟閣  
本道倡義之人降十行褒礪之例除官有差公為  
掌苑署別提癸巳監司知公有牧民才使假守知  
禮雖流離中能舉其職邑人咸欲真之未果甲午  
為黃山道察訪乙未陞監義興縣有治聲己亥入

為刑曹佐即俄陞為正郎庚子拜盈德縣令戊申  
守清風郡癸丑瓜蒲還鄉十月除濟用監判官甲寅  
正月除司導寺僉正尋於外為咸陽郡守未幾以  
事棄歸公勇於為義視友人之遭艱抱冤若已逢  
之急急猶恐不拯而極之竟坐此被罪其謫白翎  
也年已七十矣絕海禦魅之行在他人所難堪者  
而無幾微見於言面在圍四年鬚髮勝昔及蒙放  
還 恩除終下而或者又沮之自是還卧江舍無  
意於世矣戊辰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

得年七十八明年正月五日葬于草溪治東釜谷  
西坐卯向之原公娶贈參議晉州姜深女生二男  
五女男俱夭侑室有子曰磊女長適鄭承先次適  
李毅參奉次適成以忱次適申得滋縣監次適李  
滌生負承先有一男一女男曰或女適郭希益  
有一男四女男曰壽國女長適進士權克重次適  
修撰姜大遂次適朴東衡次幼以忱有二男二女  
男曰昌夏昌李女長適盧洹次適柳晦根得滋生  
一男三女男澤女長適李光鎮餘幼滌生一男七

女男夭女長適郭慶童次適進士郭弘址次適鄭  
 巖餘幼磊娶李允植女生二男一女皆幼公身傾  
 而長美鬚髯性孤潔少許可自少以文鳴尤善於  
 詩高占鄉解竟屈於南宮有子俱夭傳家只一庶  
 天之報善人一何蕃耶有白翎誌虛窗記等若干  
 篇靈經搜聞一卷莊子家銘曰早依名門來有淵  
 源學之正也友于兄弟存以惺惺施諸行也臨危  
 無隕處窮不憫所其性也急友之難不但永歎何  
 其劫也有才不試有器終闕可惜命也即署之儀

郡縣之施豈足盛也清溪之東釜谷之中宅之永  
 也我最其蹟刻之墓石後之慶也

墓誌

贈嘉善大夫史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成均

進士府君墓誌

府君姓鄭氏諱惟明字克允其先草溪人自號嶧陽高  
 麗侍中光儒侯弘文公諱倍傑之後其後世有聞  
 人曾祖諱從雅通故忠州牧使祖諱玉堅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考諱淑 贈承政院左承旨娶魯



州鄭氏諱純之女版圖判書諱仁得六世孫以嘉  
靖十八年己亥三月四日生公自幼恬靜不雜稍  
長受業於葛川林先生之門遂得其道癸亥丁外  
艱哀毀過制啜粥三年目不視物賴母夫人驚救  
得甦自初至終誠禮如一除省慈闈不離几筵萬  
曆癸酉中進士試公以母夫人老病不肯遊學泮  
宮惟以湯劑奉養為事柔聲色以承籍之務得其  
歡心家雖貧窘甘旨不乏母夫人常曰吾雖厭食  
感吾子至誠恐傷其意故勉加一匙飯云己卯丁

內艱勺水不入口者累日然猶能自力一從禮制  
既奠廬于墓下粥而不蔬者暮年衰麻不離身世  
累不嬰心哭泣之衰顏色之感人莫不歎服時瘟  
熾廬外至近地公抗禮獨守香火不絕人甚危之  
卒無恙誠孝所感者非邪公兄弟早夭只有姊妹或  
遠或近愛敬俱至人無間言姊之早逝者收其孤  
養之教誨撫育無間已出性本精潔書籍不用放頓  
必正几案堂室洒掃必淨脫履戶外每有常處不  
決尺寸毛髮爪牙蔽護甚密一毫細屑無所棄遺

平居居處必恭非有疾病未嘗傾側偃息未疾沉綿積有時月而無一日不淨額牀席有塵管塵穢即令糞去不留丙申十二月初九日辛未以疾終于外寢得年五十八善人之類莫不傷之時邊警復急公私荷擔即以其月二十二日甲申旋葬于城山文冑洞良坐坤向之原承旨公內砌下也公性度溫雅操履安閑樂易多恕和緩不迫不通聲色不好博奕襟懷坦夷城府不隔一言之出洞見心膂不以稠廣而有所矜飾不以幽獨而或設惰慢聞人之善若已有聞人之惡若無聞務於有過中求無過尊賢敬老出於至誠接物怡怡絕無虜厲猛起之發與朋友交相下不倦故久而益親仁愛宗族周亟而矜無資死喪必盡其哀功總必盡其制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平居早起整衣冠詣祠堂焚香再拜雖近出鄰舍必拜謁中門外歸亦如之若遠出則開門上香告以所往歸告亦如是有少至老無一日或廢奉先之儀一以誠敬為本以為身不致繁無以交神明雖當寒冱沐浴潔獨處一室專

一室專

心靜慮常曰正齋之日書亦不可觀也朔望之禮俗節之薦無不躬親行之致其如在之誠手書誠敬二字及毋自欺慎其獨矯輕警惰處幽如顯視獨如衆等語於窓壁間以自觀省讀書以四子為本又於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心信而熟講之得力之多在考亭文集故其為文明白委曲甚切事情真所謂有德之言嘗綴古人要語使蘊誦習之誠敬其第一條書其後曰汝輩誠能存心於此服膺勿失則不失為謹愿之士况循此做工勤學篤行

則進德修業之基亦未必捨此而他求嘗謂蘊曰汝何不鈔書古人箴銘念誦之汝只有箇心與身不曾喚醒省提而任其一齊放倒了終做甚麼人蘊年十七始行痘疾向差書授訓詞曰以安詳二字保養心神清和二字保養血氣終之曰此汝輩病後治療之大節目造次食息動靜坐卧念念毋忘可也頃嘗凶歲蘊嘗言與利林死事公默然良久曰學者不當以謀利為心緣志於利便害於義蘊心愧而退噫公之於為人非獨資質純美自能

暗合於道其得於師友薰陶之力學問講治之功而操存體認於心身性情之德毫分縷析於義利輕重之判者固非拘儒曲學所可擬議而公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故人亦莫之知也公娶晉州姜氏將仕郎諱謹友之女國子監博士諱啓庸之後生三男一女長緯生二子曰昌世昌後相繼夭死次蘊大司憲生三男曰昌詩昌訓昌謨次紹宗廟署副奉事無子以昌訓右女適慎詠早死無嗣昌世有二女昌後無子女昌詩縣監有一子一女幼昌

訓有二子一女皆幼昌謨生一子幼天啓丁卯以蘊陞嘉善追贈公吏曹參判公歿之後三十八年崇禎庚午貞夫人姜氏卒以岡勢窄危未得安耐葬于居昌加祔之北龍山之原嗚呼公之才德足以顯耀於世而身名終不遂名言懿行將就沉泯此蘊之所深懼茲就平日所覩記追而納諸幽子蘊謹誌

貞夫人姜氏墓誌

夫人姓姜氏晉州大姓國子博士啓庸之後其後冠

冕不絕曾祖諱利敬縣監祖諱漢縣監考諱謹友  
不仕娶梁應麒之女以嘉靖十七年戊戌八月三日生  
夫人夫人性順德惠佐君子無違行事舅姑愛而  
敬奉養先姑數十年言無忤色不戾得婦道甚先  
君之養送無憾安貧樂道以行義名世者夫人蓋有  
助焉先君嘗謂蘊曰汝母德人也必食汝報云先君  
歿後十餘年及見蘊登文科位至亞卿榮養雖未  
至而其言果驗矣蘊竊祿于朝愚不料時勢妄言  
獲罪者屢矣始貶雒城別駕又掇居海島者十年

夫人不以為感曰此渠職分內事何足疚念癸亥  
改玉首承 恩召亦不為甚喜處之如常夫人  
平居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而至於臨患難斷  
以義理截然有烈夫之風國人聞之皆曰賢哉母  
也仁窮恤族出於天性見人有飢餓失所者必招  
致飲食之得一美味必與隣里共之御婢使皆有  
恩意論以婦德雖古之畫書者何以過之夫人年  
九十三崇禎庚午以疾終得其年之十月一日葬  
于居昌加祔之龍山子坐午向之原不得祔葬先

君之墓者以文曾洞崗壟短窄無安厝之穴也夫  
人生三子一女長曰緯生二子昌世昌後皆夭次  
曰蘊生三子昌詩昌訓昌謨其次緬無子女以蘊  
之子昌訓後女適慎諫無嗣而夭天啓丁卯以蘊  
陞嘉善 贈貞夫人竊念蘊布衣垂半百窮無以  
為養及至筮仕善觸時諱常在竄逐中生還之後  
佩銅建節皆不過數月口體之養已不如人而愚  
無識知又失色養癸不如意幽堂無誌今始書其  
槩刻石納于壙南不職之罪其可贖旃子蘊謹誌

貞夫人姜氏墓標陰題

夫人之姓出晉川國子博士啓庸之後曾祖諱利  
敬縣監祖諱漢縣監考諱謹友將仕郎媿龍城梁  
應祺之女以嘉靖戊戌八月三日生夫人夫人性  
順德惠在家無非儀歸于我先君事舅姑孝佐君  
子無違晚遭不肖言事之禍北謫南遷備嘗艱危  
夫人不甚為感曰渠既委質職分當如是國人皆  
曰賢哉比之蓬瀛母云天啓庚午七月二日以疾  
終於安陰古縣之第得年九十三以其年十月一

日葬于龍山子坐之原先君之葬在古縣城山東  
枝文冑洞以崗壟危窄不得附葬夫人生三子一  
女長緯次蘊次緜女適慎諒無嗣夫歲丁卯以蘊  
陞嘉善 贈貞夫人嗚呼有子三人生無以為養  
葬不克如儀今始埋誌壙南又樹標略記之子蘊  
謹書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八月日建

貞簡公西原府院君鄭公墓誌銘并序

惟議政府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致仕貞簡鄭公既歿  
之三十有一年嗣孫前叅奉時亨以公之行謚二

狀造余于京師仍有請曰吾先祖德業功行宜有  
述而吾先君兄弟皆早世墳誌至今無辭以刻願  
吾丈之無辭焉嗚呼公之名在人耳目八十餘年  
蘊雖未嘗及公門生平慕之常切嶠岳之仰則叅  
奉之請烏可辭旃惟公諱琢字子精藥圃其號也  
曾祖諱元老縣監祖諱僑生負考諱以忠連世晦  
迹不顯後以公貴追贈縣監史官判書生負議政  
府右贊成皇考純忠輔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領議政無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

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清城府院君夫人韓氏  
贈貞敬夫人公生於嘉靖丙戌十月戊午九歲喪  
母夫人二十一歲而孤猶能自立嶄然為大儒壬  
子中司馬戊午登文科初八校書館人皆以為屈  
而公畧不介意勤供職物議優之遷典籍拜司諫院正  
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嘗然有古直臣  
風選入玉堂為修撰歷禮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  
至執義弘文館校理吏曹正佐郎議政府舍人萬  
曆二年以副應教昇為同副承旨轉都承旨五年

由禮曹參議出按閩東節七年春復為都承旨八  
年陞嘉善九年拜吏曹參判十年陞資憲為漢城  
判官歷禮兵刑三曹判書居家宰者三長憲府者  
八庚寅朝京師時處士崔永慶羅議鋒冤死獄中  
公既還言者搆公謂嘗官其身餘慶坐落職冬始  
叙判禮部轉左右議政贊成壬辰海寇率發直向  
京城 宣祖大王倉黃西幸公以內醫提調扈  
駕至平壤賊鋒已逼朝議以鐵瓮為歸公以為京  
城既不守所恃者涇江天塹而又棄入深僻非計



也中路脫有潰散之急悔之無及滄涼爭不得既  
至寧邊吏民果先濟無可為者於是分朝之議決  
矣公以武師後分朝急趨伊川路梗不克達轉向義  
州一行危懼多變服顧望公笑曰天若祚我東必  
無此事設有不幸豈以私智免其臨亂無苟免之  
意毅然不可撓嘗向寧邊時同行諸宰猶不忘舊  
時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為天下之義理無窮故人  
之所見容或不同當此國事危急之日要當協心  
殫慮六濟時艱何不協之為於是作異同辨以示

沈忠謙癸巳正月會 大朝於定州公受兩朝  
命犒慰天將李如松宋應昌及大小將官奔走無  
暇日俄受 命護衛分朝南下追及於湖右往來  
兩湖間剖鎖擡賑門以活飢民未幾陪分朝還京  
于時三京已復而賊猶據海陽 廟議出下策欲  
與為和公大以為不可曰倭奴詐譎固不可信彼  
若卷甲出境而云爾則猶之可今乃擁兵壓境若  
威脅恟盟然其能成乎彼若加我以無禮責我以  
不可從則何以應之因力陳恢復有五兆不可許

和具劄將上幸以上意不為和議所動故議不行  
公亦寢其劄初 上命諸宰各舉所知公薦郭再  
祐李舜臣金德齡等才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禦  
一方立偉功皆為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賊  
甚畏之使之不死則其功名豈居二人之下哉則  
公之鑑識之明於是乎不可及嘗德齡被刑時公  
極言其臨敵殺名將以自弱甚無謂 上亟命殺  
之其後竟不免賊果酌酒相賀云惜乎公言之終  
不見用也乙未正月八侍朝講曰言已丑寬獄語

及盧守慎等事此亦人所難言者而公之言為後  
日昭靈之根柢矣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晉拜  
右議政公之初隸芸閣也時人為之語曰致承歸  
校書鐘奎是其言果驗則公之公輔之望已定於  
釋褐之初矣公出謝未久適有黃廷或獄事兩司  
論委官傳覓之過公即委官也上章固辭遂授知  
中樞丙申 止將拜陵已卜日雷震 闕門陪香  
人馬俱斃公劄陳謹告非常宜謹天戒亟寢非時

之舉於是上可其奏傳之丁酉春則於

桐溪集卷四 六十五

動兵連陷兩湖州郡所向無前公再劄請行邊宣  
布德音振作士氣庶幾萬一報効辭意感激有足  
動人 朝廷閱其老不許已亥 上命錄臨亂遺  
君輩姓名榜示朝堂公以為此輩固可罪但抄啓  
之日聞見或不能無失間有枉被者當此大需滌  
瑕迨盡而此輩獨廢錮終身恐非與物同慶之意  
上以為然竟釋之公年過大閑早有懸車之意而  
時事未定不敢請去至是年秋以展掃先塋受暇

上知公志不可棄勉從之仍命遣長吏存問加

賜食物癸卯又乞致仕時公年七十有八矣 上

不得已許之遣史官宣諭極褒嘉之其冬策扈從

功賜忠勤貞亮號封為西原府院君仍命本道給

奉朝賀祿公上章極陳難受之義 上優旨不許

乙巳九月十九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計聞

上震悼不能臨朝者三日兩朝俱遣官吊祭 恩

數備至明年二月庚申以禮葬于醴泉之南位羅

谷艮坐坤向之原惟公稟質清明樂易多恕人未

嘗見其鹿麕猛起之發物未嘗被其凌駕侮慢之  
色亦不若野鶴之出群温温如美玉之含輝和而  
不流直而不激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  
已取信立朝五十年鮮有蹉躓人無賢不肖皆愛  
而敬之李議故浚慶善知人一見公深器之曰顏  
類雌龍他日必大貴在京師有相者見之曰君真  
仁人當濟萬命蓋其和順積於中故英華之發於  
外者有不可掩也如此師事退溪南冥兩先生多  
有薰陶之益於是知有為己之學而加踐實之功

不以口耳為事於經史無不貫通而尤好庸學至  
老猶默誦不輟篤信小學書常舉許魯齋敬之如  
神明尊之如父母之語曰學者苟如此何患不至  
聖賢欲抄群書為小學行義以廣立教明倫敬身  
之義而不果成至於天文地理象數兵家之流無  
不旁通涉獵得其歸趣以為士不知兵不足以當  
大任故於八陣六花等法尤加意焉平居未明而  
起整衣冠端坐終日無惰容待人一以誠無矯飾  
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撓棄矣蓋公不但天

資近道自然暗合其得於師友淵源之學為不可  
誣矣是以其事君無疑行臨亂不選事夷險一節  
可質神明其論國家事務持大體慮久遠不求近  
功小利如私賤不可投屬功卷不可募粟等語皆  
其在士大夫間者論人罪惡必於死中求生道務  
以忠厚為心至於晚節又能奉身而退婆娑丘壑  
若無意於世事者而至聞 朝廷得失憂喜若在  
位任其責者嘗謂家人曰嗚 恩莫報死不瞑目  
若公者可謂以身徇國死生以之者非歟嗚呼我

國名公賢相崇功偉業之表表可稱者不無其人  
而至論其淵源之正儒術之醇如公者幾何人哉  
不戒履蒲屣勉當事必待顛躓而後退者比比有  
之若公之隨時行止終保令名者蓋無聞焉以余  
觀公豈非今之全德元老乎公娶巨濟潘氏貞敬  
夫人生三男一女長允著早歿次允偉主簿次允  
禮察訪女適德源都正樞允著有一男一女皆大  
允偉生一男三女男曰某女適某其允禮有一男  
三女男曰某女適某其都正有一男四女男失

於亂離中其婚曰郡守許廷式愈知黃汝一士人  
權采其姓名也謹按鄭氏之先出自西原連有代  
序世多聞人有諱顛仕麗朝分臺西京所平心側  
子崔光秀竟以義死於畢玄甫之難其後章敬公  
璿憤宋邦英擅廢置之權遇諸道梓其喝道者時  
人偉之清河君憤當藩王時不渝節忠肅復位乃  
老有二子曰頽靈軒曰浦靈谷俱以文雅直道不  
容于時靈軒始葬安東地子孫仍為嶺南人噫源  
遠而流必長根深而葉必茂鄭氏之世有積德如

此而自公高曾以下皆不食其報委社于公身則  
宜其名顯當時功光後裔屹然為邦家柱石而鄉  
士俎豆之太常褒謚之以為東國之耿光也是以  
不宜無銘銘曰允矣貞簡金玉其相搏風初載飛  
不高颺有寶在中輝光自袒奮躬言責權倖氣喪  
名望兩朝踐歷日峻於歲龍蛇天步西窳公從于  
亂始終節事不辭難行不避艱臨危經畫辭義俱  
烈雖有從違後必符合王嘉乃忠命之爰立公益  
挺然死生以之國有謀議公為著龜朝分門戶公

作砥柱心存公正務去偏私履滿之戒公所夙知  
今時則可其肯徐遲公拜稽首歸省松楸王曰屏  
戒過返無留亦既釋負快若鴻冥躋于左揆又策  
勲名公拜露章乞還職事屢起入朝堅卧不起小  
車來徃其水其丘綠野風趣三閔春秋九代大家  
保終為難孰如公老令名猶完位崇而祀寵極則  
危孰如公退眷過不衰惟古有勲載之旂常今亦  
鑄銘玄宅之箴

奉常寺正李公墓誌銘并序

夫死惡物也或有重於泰山者余於吾友延安李  
君時稷字聖俞之死見之矣嗚呼丁丑江都之變  
尚忍言哉江都天塹也宗社於斯嬪宮兩大君於  
斯都城士大夫家屬於斯精兵之所聚也利器之  
所萃也一瞬之間虜兵飛渡時判尹金慶徵參判  
李敏求留守張紳等受檢察之命當鎮守之任而  
日荒于酒漫不念防守之事虜既渡江則三將者  
乘戰艦遠走致令國步幾滅君父蒙塵天耶時耶  
職此務者人耶于時君亦在島中問其官則奉常

正也問其任則無所受也直憤君父之辱視死如歸非特慷慨也乃從容而死者也蓋聞宗室懷恩君之言曰當戒嚴之夜吾適巡城見一朝士獨守城堞乃李某也執其手寒如水鐵謂曰坐此何為少須臾八休荅曰老臣今日得死所矣云則君之死定已久矣及賊渡江嘆曰人謀不滅天墜矣守惟一死謂之何哉與宋公時榮言曰平日讀古人書見有今日之事臣子尚可生乎則君之死可謂不先定乎賊以標信給城中出入者於是諸

士夫爭欲得標以幸免公笑曰宗廟丘矣得標偷生寧無愧乎有一名官侂人於君曰從城北出可生願與君偕君曰老夫安往與其顛沛於道路曷若靜坐待死云則君之死不可謂之不前定也惟其熊魚之取捨已審於胸中故就決之際神色不變與二子書辭氣如平日命兩僕堀坎於宋時榮尸側曰我死藏于此弓絃常在手竟以此殺身雖古人之從容何以過此而非所謂重於泰山者乎抑君之不得扈八南漢者蓋有由矣虜騎颺忽渡



鴨江數日已迫畿輔丙子十二月十四日去邠之  
駕將向江都到南大門聞前鋒已逼近郊大駕蒼  
黃出東門入南漢山城君居在西門外聞變馳入  
則大駕已出而門閉矣薄暮門暫開始出東郊夜  
已深矣路逢戶曹叅議南銑銑言金人以和來故  
使我入京城備賂貨以成好大駕明將移駐江都  
云君乃旋馬向果川路欲拜迎于路左曾不知所  
謂和者乃愚我而啗之也移駐之計不果成君痛  
哭望山城欲入者屢矣而虜騎已充斥於城之下

矣君以為既不得入山城則江都亦廟社主所在  
以此為死所未為非計也於是轉向水原入江都  
此其勢之不得已者也嗚呼臨亂欲避人情所同  
然而君不避之死而得其所尤人之所難而君不  
難之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亦豈無所自而然哉  
蓋君自少遊於曹芝山好益金沙溪長生兩賢之  
門已聞其立身之節為學之方矣則其淵源已不  
淺矣是以居家躬行孝悌侃侃自將母夫人素患  
心慙驚惑不當惟君婉容承歡則輒色喜失其所

以為蟻故常不欲離側枕席之設滌澼之供不以委諸人至於廁銜溷具必親自浣濯丁酉之亂奉兩親入關東戊戌遭母喪搶攘中斂殯不克時君露處積靈上五六日人或勸止而丁聽號哭不絕聲及其返葵克盡誠信之道焉癸丑丁外艱喪制一遵禮制子與弟方患痘疾俗以祭祀哭泣為忌君行之不疑伯氏居嶺外君常以不得同居為恨至於就決之日猶眷眷不忘以此觀之君之忠乃孝之移也求忠於孝之門者信不虛矣而學問之力

亦豈可以誣哉君之曹出動業官閔金沙溪已銘於君先君子之墓矣君生於隆慶壬申八月十八日自幼已嶄然見頭角丙午中進士試甲子登文科未第時用薦為別提升直長既第以公州扈從功陞典籍於諫院為正言者四於憲府為監察堂令者十於成均為典籍直講司藝者六兵曹則佐郎也正郎也工曹則佐郎也侍講院則弼善也判監署寺院事者九七補外者一即礪山也愛民如家人歲末周故清事舉既去民樹碑以追思之聞

君之喪各出米布以賻之其在臺閣不撓權貴不  
畏豪右執已見不撓其所論列入以為難君自決  
之日即丁丑正月之乙丑去生年六十六也其遷  
葬也戊寅十月之丙辰也其年秋 上遣禮官賜  
祭于家文極褒獎礪世之典也君娶通故李仁壽  
之女即鉤城府院君中仁之後祖曰傳說曾祖曰  
昌茂淑人寬裕惠拓事舅姑奉君子無不盡其道  
痛夫非命哀毀踰制以丁丑十月八日病不起年  
六十二與君同日而附子男三長曰憬娶宋銓女

無后再娶奉事宋甲祿女次曰掩早占生負弟二  
名有才名不幸夭娶成夏姪女無后次曰惇娶郡  
守金瑾女生一男幼側出一男二女皆幼余與  
君同年友也情義甚相得觀其眉眼清廓器局裕  
粹而知其為君子人也其終之所樹立乃至於此  
若余無狀求死不死以至今日聞君之死不暇悲  
而歎羨者久矣今也君之嗣胤憬以藥藥之形遠  
投窮山求玄石之銘義有不可辭者敢撮其大者  
序而銘之銘曰人死之為難從容死者尤難也若

君之死可謂安且閑兮弓絃不釋手殺身具也坎  
於友屍傍身之蔽也身雖藏兮名日月也孔仁孟  
義一舉而兩不缺也銘而詔後又忠者之坦也

兵曹參議羅君先夫人金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金氏其先貫光州光山君諱若恒之後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好善漢城參軍妣  
某氏某官某諱之女某年某月日實夫人初度也  
夫人性順德惠其在女子也已有幽靜之懿一家  
人有性度不良者夫人終始善遇之竟得其和樂

蓋其賦性然也年十七選所歸歸于某官某諱事  
之樂若干年無違德某官公不治生業家素清寒  
祭祀賓客之需賴夫人躬自拮据不至之絕待親  
戚無親疎一以至誠當癸甲大侵之歲某官公方  
莅公州月捧錐或贏餘悉捐之以救親族之飢未  
嘗有買貨謀利之計性好儉素不事表飾累享州  
府之榮而身不着紈綺見着之外篋無餘藏事父  
母舅姑愛敬俱至某官公歿後夫人奉姑夫人益  
謹足未嘗離側唾嚔便旋之器親自捧持不任婢

使久而無少懈七十之年遭母喪過哀不勝喪而  
兩目俱失明不以為意曰死生疾病命也吾於命  
何常謂子弟曰先代祭祀子孫輪行固也弟踈遠  
子孫或無誠意則與不祭無異故拔貧獨行不輪  
于他自在家為父母所偏愛田庄感獲多所揀給  
而夫人懇辭不受分產之日亦擇薄劣者自執噫  
此豈婦人所易能惟其懿德之在躬者如是故教  
誨其子式穀似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忠言直節  
播耀當世雖在譴斥中夫人未嘗以憂戚形於色

累年家食雖菽水淡薄而猶以養志為樂常謂叅  
議公曰清顯之職後必有憂吾不欲若為之叅議  
公之不欲居榮者蓋有受之可尚也已夫人生男  
女各一人女適士人李士衡早寡男即叅議萬甲  
其名也娶贈右議故文肅公鄭燁之女生四男二  
女長曰星斗娶同知金南重之女生一男一女皆  
幼長女適及第李嘉相早寡次女適士人朴世柱  
次男曰星漢曰星象曰星輔皆幼叅議公扈駕入  
南漢死生以之及還都即走南州侍夫人于瑞山

地未樂夫人病遂不起實丁丑二月二十五日也  
距生八十年先塋在廣州治北而時猶瘴矣未克  
返葬乃於寓鄉新卜不食崗坐震向兌之原也將  
以其月日葬仍投善狀托於蘊求幽堂之銘益於  
叅議公許以知已久矣其敢辭旃銘曰坤德柔順  
以承天功夫人以之乃成甫雍克生良子惟邦之  
直一言謇譎百辟震肅逢時之艱為君許躬亦既  
脫險惟母之後惟茲忠孝夫人之教孟母為師雋  
戒稱賢將期祿養有百斯年忽焉長辭際此亂離  
緬彼廣北山川間之靈龜新食在瑞之曲神其寧  
止孝子之卜

忠義衛尹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劼字子固姓尹氏高麗開國功臣華達之後  
坡平之尹甲於東方年代次序稽諸譜牒班班可  
見公曾祖諱汝霖判官祖諱瑛振勇校尉父諱安  
鼎監後妣李氏宗室縣監環之女以甲午四月三  
日生公公形容頎峻音韻如鍾簧望之知其為人  
英也早歲落南不克歸京都仍為安陰人為人居落明

直不喜與人俯仰治居茅屋產有條法禦僮使以  
威家政齊整閨門肅如也先塋在仁川地第劬居  
其下公以路遠不能隨時節躬奠掃為恨常以秋  
夕徃省無失期年過六十猶能自力間歲而行者  
再三奉先之需務為豐潔釜鼎器皿必躬莅滌濯  
焉與其弟友愛尤篤每相遇共被而卧磨肌而戲  
雅有志節庭中植松竹梅菊扁其堂曰節友日痛  
掃溉相對涉獵書史頗通古今臨事善剖決與人  
語洞露心肝無有隱情尤善教誘人見人非誤據

理明倫開導其善心而消沮惡萌人之感化者多  
歲丁酉值倭奴再動兵梧里志相國受命體  
察南方以黃石山城為三邑八保之地于時人  
士皆知城不完潰奔者過半公獨以為保守王  
命也雖知其危豈可逃避於是題詩窓心曰寧為  
死義鬼不作投林生决意入城未幾城陷賊踰入  
公踰城行數十步許天已明不可行以身蔽木而  
免其時年杜足健者死以千數而公以老病蹣跚  
獨不被禍豈神明感其義有所扶持而然也既出

人或問之曰公之入城何意不死又何義歟公曰以朝廷命令入城義也主將先潰我無獨死之理况不期生而生者乎問者無以應方其踰城時有一人失足顛墜重傷其股公亟命抽佩刀刺其傷處血出其人即起行噫此豈人所能為者哉追鋒在咫尺死生只一瞬而為影鄉音昧昧之人從容欲活其命盖公之平生用心多類此公多才局一時儕流皆以治劇解紛許之而公亦自信不疑使其得其位試其所蓄者則其濟物之功為如何而惜

乎其終為澤而不為川也公以萬曆丁未七月六日終于家距生之年七十有四後三年公配柳氏亦沒合葬于縣治之東馬峴甲坐庚向之原柳氏亦全州著姓有諱潤春之女郡守毅之孫都承旨季潼之曾孫生於乙巳男女四人男曰應錫有才兒早歲女三其婿曰金光道鄭蘊盧脊也應錫子女有五洪深其男也鄭有楨李壽櫨其婿也一女幼光道無子女蘊有三子昌詩昌訓昌謨也脊有一子曰亨弼也二女曰楊汝梅朴尚質也公有庶



子曰應恥公之出城無恙繫此子是賴生子女若  
干内外嫡庶孫曾男女廿餘人蘊早歲委禽公門  
得公之終始最詳故乃為之銘銘曰公惟器也器  
之美者既剛且頓若劇若難于錯于盤用無不適  
安於農圃無意世路未試涓滴磊落之志個儻之  
氣閉此玄寂惟後人斯慎無傷虧我銘之的

拾遺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咸川君墓誌  
銘并序

崇禎癸酉春原任領議政完平府院君李老爺以  
書若狀選授使者南走六百里求先世誌銘於八  
溪鄭蘊蘊讀未終篇驚惶起拜曰方今名公鉅卿  
以文名者在朝何限相公不求於彼而求之遐方  
眈末之人是其意不可窺測而既已命之不可以  
不文辭謹按公諱億載字大年宗室子也曾祖諱

移 太宗恭定大王副宮第十一子追封益寧君  
卑躬慎德不以貴富易其操祖諱貞思秀泉君沈  
議政喜壽銘其碣極稱許方之漢宗室東平河間  
之賢善為詩琴詩在紙可錄傳者無慮數千篇晚  
年悉焚之終免羶名之禍人多其明哲之見南秋  
江評其琴調曰澗邊梅花蓋羨其孤潔清苦之意  
也考諱彪青杞君娶生負趙環之女以弘治癸亥  
十一月生公公心平氣和不事矯飾待物以誠接  
人以敬至見其有過誤處則歷數而峻責之遇人

之不善疾之如仇讎避之如蛇蝎宗黨子弟敬而  
畏之蓋其天性然也事親盡其誠青杞末疾沉綿  
者累年藥餌之奉必躬自為之未嘗少懈凡公家  
朝請進退唯謹未嘗以病言蓋其德行之美得於  
秀泉者為多庄而富貴能力學問詩書經史無不  
貫通八十之後猶能成誦不錯一句音律亦高古  
樂譜諸曲無一不通吟詠歌唱皆中節奏每於月  
夕排沙器盃水以花板高低擊之其聲寒亮高  
雲霄聽者激聳公初以咸川副守中乙未試藝陞

正甲辰選直 中廟魂殿加階明善壬子以年滿  
八旬加正義尋封君 贈先君爵其後 贈純忠  
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三世追思皆以相公之  
貴也自益寧以下累世積德介豪奢擺統綺劬躬  
績學為士大夫家彈琴鼓磬日詠先王之風至於  
公其發益大迺庄相公為累朝柱石之臣以一身  
係安危如唐之汾陽宋之司馬者四十年公之餘  
慶豈非為國家之耿光也哉公之沒在甲申八月  
十三日得其年十月丙午葬于衿川縣所下里亥

坐已向之原後先兆也公先娶禹氏無子後娶東  
萊鄭氏監察鉉之女庄二男一女夫人先後追封  
郡夫人男長曰元輔丙子司馬補蔭為縣監後  
贈左承旨次日元翼甲子司馬已巳及第即相公  
也女適忠義衛李滄元輔娶別提崔業之女庄六  
男二女男曰性傳文科正郎曰心傳直長曰一傳  
縣監曰敬傳縣令曰仁傳正郎曰忠傳女適郭敵  
叅奉次適李廷賢性傳庄一子守誠縣令心傳有  
一女適蔡俊吉一傳有一子守賢守賢庄二子時

行時望敬傳子守仁女適金尚賓文科正即仁傳  
有三子二女男長守信生子時胤守誠縣監生子  
時興守訓參奉女長適洪再吉次適尹璜李廷賢  
有一女適李克己元翼娶鄭樞之女有一男一女  
男義傳府使女適李廷稷郡守義傳有三男三女  
長守約縣監生六女次守紀監役次守綱生一子  
女長適許稹次適李澮次適李慶霖李廷稷有  
二子一女長稿著作次積進士女適李稠校理李  
澮有一子德沂縣監德沂有子女冲淵監察女適

姜鶴年持平公側室有二子曰元慶元祉一女適  
韓應仁公之子孫曾玄孫男女五十餘人何其衆  
多也李氏之福蓋未艾也相公年幾九十即閑于  
先塋之下乃改舊誌圖不朽其堅貞不衰尤足以  
起敬是為銘銘曰惟公之先系出璿源太宗之子  
有益寧君隱德不曜持身寒素秀泉繼之家聲益  
樹有文有行為賢宗室於詞於聲紹述天得為善  
是樂有漢東平韜光晦迹禍網何嬰傳之青祀世  
德惟新承緒綿綿以及公身公惟集訓紹開厥家

心平而直氣清而和敬以接人誠以待物見人非  
誤峻辭以責宗黨畏敬之孫象法精通音律有乃  
祖風月下汝磬聲入青空擺脫紈綺被服儒士博  
覽古記研精經義年在期頤誦習不謬懿哉夫公  
德則多有有開必先完平其子身佩安危垂四十  
祀微公之慶吾其被髮銘于玄石以告來葉

東萊郡夫人鄭氏墓誌銘并序

東萊郡夫人姓鄭氏故蓬萊君諱文道之後 贈  
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顯祿大夫咸川君之妻今原

任領議故完平府院君元翼之母夫人天性溫柔  
遜順有幽閑之德媒然卜祥歸于咸川君君宗室  
子 太宗恭宣大王四代孫兩家俱尊顯世所謂  
甲乙族者夫人事夫無違行教子愛而有義方治  
家生產莫不有條理御婢僕皆有恩義咸寧之以  
貴富終為一代賢宗室者未必無助焉相公之出  
八閭四十年以清白自守係國家安危於出處之  
間者豈無所自而然也今夫水源遠則流長木根  
深則枝茂以今相公之德望子孫之衆多泝而求

之豈非咸川與夫人源遠根深之慶也夫人曾  
祖諱介僉知祖諱啓咸經歷考諱鑑監察娶觀察  
使崔重洪之女生夫人于正德壬申其後在嘉靖  
乙卯四月春秋僅四十四以其年八月癸于裕川  
所下里梧里洞亥坐巳向之原後三十年咸川君  
卒葬同塋雙其墓子孫男女名氏俱載咸川墓誌  
故不復錄焉相公年近大耄乃老於先塋之下圖  
所以不朽乃命銘于蘊不敢辭乃銘之銘曰東萊  
之鄭甲于東國自麗迄今冠冕不絕夫人之系數

世官卑女子之行有以復飛于歸德門有順無違  
胤慶配良乃生相公猗歟相公為國臣宗柱石累  
朝扶我宗祧惟此耿光父母之教揚名以顯相公  
之孝圖改舊誌以求於傳山移谷變銘不昧旃

李子章所書己卯諸賢書帖跋 名核

丙子春余卧病都下且數月一日李叅知子章扣  
蓬扉問疾仍投一卷冊子乃己卯諸賢手帖也求  
余跋其後余雖無文深以托名其下為榮耀遂不  
辭嗚呼己卯之事尚忍言哉群奸搆捏名流竄逐

雖於顛沛困厄之中書尺往復若履平地所立之  
正所養之深可見於斯帖中矣今去諸賢百有餘  
年而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而感發焉况此手迹之  
宛然者乎今子章嫵其本體之難得也手自繕寫  
而皆倣其體使見之者依佈若真迹之在茲不但  
其書法之入妙模效之逼真而已其慕古尚賢之  
意斯亦勤矣雖然慕其書者所以慕其人也慕其  
人者所以慕其道也不徒慕其人而常慕其道不  
徒誦慕而必躬行而心得之然後可以不負其慕

尚之心矣吾與子章共勉之哉皇明崇禎丙子八

溪後學鄭某謹跋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先王設為常伯常弼任舉  
人責賁撥亦不以檢人  
非以私一人之尊所以  
考天職也故曰天工人  
其代之禮事君有方  
犯而世隱於勤至死



義不命則去之或忠  
臣不去而致死焉以干  
剖心箕子囚奴是也君  
子守道不以通而去不  
以死而感行仁得仁一  
也公仕於秦朝以直道

所以直道邪以直殺  
身而不悔也殆古之  
遺義今讀其遺文邪  
忠直道傳之百代而  
不沒者文也公之道  
上之與日月爭光下

之愚夫愚婦皆生得  
 非至法不能也法則專  
 則直則至死不變  
 故君子有犯大難而  
 不懼確然成萬夫之  
 望六偉矣哉天下之

物山岳有時而崩金石  
 有時而毀至法不毀  
 公之文其百代不毀  
 者歟其百代不毀者  
 歟

上之八身仲夏日長至

東坡先生集

孔巖許程謹跋

